

師碩堂叢書

景宋蜀刻本

孟子趙注

〔漢〕趙岐注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師碩堂叢書

蔣鵬翔 沈楠 編

景宋蜀刻本

孟子趙注

〔漢〕趙岐注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桂林 ·



出品人：賓長初
策劃編輯：馬豔超
責任編輯：魯朝陽
助理編輯：肖承清 郭洋辰
責任校對：張 佳
責任技編：郭 鵬
美術編輯：楊 威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景宋蜀刻本孟子趙注 / （漢）趙岐注；蔣鵬翔，沈楠
編．—影印本．—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7
（師顧堂叢書）
ISBN 978-7-5598-1037-3

I. ①景… II. ①趙…②蔣…③沈… III. ①儒家
②《孟子》—注釋 IV. ①B222.5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8）第 149604 號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廣西桂林市五里店路 9 號 郵政編碼：541004）
網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張藝兵

全國新華書店經銷

廣西廣大印務有限責任公司印刷

（桂林市臨桂區秧塘工業園西城大道北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集團
有限公司創意產業園內 郵政編碼：541100）

開本：880 mm × 1 240 mm 1/32

印張：22.75 字數：190 千字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價：268.00 元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影響閱讀，請與出版社發行部門聯繫調換。

Treasures for Scholars Worldwide

師顧堂叢書編纂委員會

叢書編委

蔣鵬翔 沈楠

喬秀岩 張麗娟 吳飛 華喆 蘇枕書

本書編輯（按姓氏筆畫爲序）

王耐剛 沈楠 張琦 蔣鵬翔

師顧堂據民國涵芬樓
續古逸叢書本景印原
書框高二三七毫米寬
一七九毫米

影印說明

孟子十四卷，漢趙岐注，據續古逸叢書本影印。

趙岐，京兆長陵人（地近今陝西省咸陽市），生於漢安帝永初二年（一〇八），卒於建安六年（二一〇），據焦里堂孟子正義說。初名嘉，因生於御史臺，故字臺卿，後以避難而改名岐，字邠卿。「岐」即岐山，在今陝西岐山縣，「邠」與「豳」通，包括今陝西旬邑縣及彬縣一帶，「岐」與「邠」都是京兆區域的標志性地名，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土也」。在其漫長而曲折的一生中，有不少為人稱道的事跡。

邠卿年過而立即因重疾而卧蓐七年，自以爲不起，乃作遺令敕兄子曰：「大丈夫生世，遁無箕山之操，仕無伊呂之勳，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員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足見其意氣之磊落。後幸而疾瘳，居然得享高壽至九十四歲，也因此完整地經歷了東漢末年的動亂之世。

邠卿「少明經，有才藝」，是經學大師馬季長的從妹婿（邠卿妻宗姜爲馬敦之女，季長爲馬敦兄

長之子），却因其外戚豪家的身份而輕鄙之，與友人書曰：「馬季長雖有名當世，而不持士節，三輔高士未嘗以衣裾襯其門也。」但他讀周官有疑問時仍造訪季長以求教，故焦里堂稱其「虛心取善可知，雖無常師，而非不知而作者矣」。

邠卿廉直疾惡，曾與從兄趙襲數次貶議中常侍唐衡之兄唐珣。延熹元年（一五八），珣爲京兆尹，陷其家屬宗親以重法，盡殺之。邠卿遂「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又得安丘孫寶石之助，藏身於複壁中數年，至「諸唐死滅，因赦乃出」。經歷已頗具傳奇色彩，復出後「三府聞之，同時并辟」，更因其崇高的政治聲望而受到各方的重視與禮遇。如其代表獻帝宣揚國命，撫慰郡縣，所履之地百姓均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車騎。」袁本初、曹孟德等豪強與公孫伯珪爭冀州，聞邠卿到來，「皆自將兵數百里奉迎」，且因此停戰。至老病時猶得桓公雅、孔文舉之薦，官拜太常。其生平詳見後漢書本傳及孟子題辭，著述有扈屯歌、禦寇論、孟子章句、三輔決錄。孟子章句是邠卿的代表作，也是漢人注孟最重要的成果。

孟子題辭云：「知命之際，嬰戚于天，遭屯離蹇，詭姓遁身，經營八紘之內，十有餘年。」乃於「息肩弛擔於濟岱之間」「困吝之中」作孟子章句，可見該書撰成於逃難期間。此前有程曾字秀升者作孟子章句，其書早佚，莫可考究。至邠卿時，一方面章句學在經官方推行盛極一時後，漸顯頹勢，

其弊端招致多方批判；另一方面除章句之外的其他注書體式悉已完備，各有所長且皆對後世影響深遠。邠卿既以「章句」名書，自然面臨兩個問題，一是如何彌補傳統章句的缺陷，使之契合當時需要；一是如何自異於除章句外的其他注書體式。

傳統章句的特點是「具文飾說」，將經書分文析辭，藉以守師法、利論戰，極端時可達到「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一經說至百餘萬言」的地步，故漢書藝文志斥之曰「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而章句之外的注書體式，如春秋繁露自書所見，不依章句；伏生書傳雖分篇附著，而不必順文理解；康成詩箋解釋毛傳，爲後世疏義之濫觴，其說周禮乃本杜子春、鄭司農而討論，則是後人集解之先聲；邵公公羊專以明例，文辭廣博，也不必爲本句而發（五體本里堂正義說）。這五種體式的共同點是在解經過程中，經書本文并不占有重要地位，換言之，都或多或少地游離于經書本文之外。邠卿在注孟子時，針對這兩個問題，「既分其章，又依句敷衍而發明之，所謂『章句』也。章有其指，則總括於每章之末，是爲『章指』也。疊詰訓於語句之中，繪本義於錯綜之內，於當時諸家，實爲精密而條暢」。也就是說，他一方面緊扣本文，在分別章句的基礎上着重解釋字詞、典章及名物，并有意識地控制篇幅，避免重複；另一方面，在每章之末作章指引申其與儒學相關的義理，在全書之

末作篇叙分析各章間的邏輯脈絡，使讀者明其主旨。經過此番改良，孟子章句在保留傳統章句特點的同時，盡可能地彌補了其浮辭繁長、破碎大道的缺陷，所以不僅成爲孟子注本中繼往開來的傑作，更在經典詮釋的學術史上具有獨特的意義。關於此問題，郇積意趙岐孟子注：章句學的運用與突破一文有精闢的分析，茲不贅述。

此次影印的底本是民國時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續古逸叢書本孟子。續古逸叢書本是以清內府收藏的宋刻大字本爲底本影印而成。關於這個宋本的來歷及特點，業界同仁曾從不同角度加以探討，今擇其要，簡述如左：

傳世的孟子早期刻本，有白文本，如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宋刻遞修之「八經」本；有單經注本，即此內府舊藏宋刻大字本；有經注附釋文本，如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元盱眙郡翻刻宋廖氏世綵堂本、元岳氏荆溪家塾刻本；有注疏合刻本，如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宋刻元明遞修本。這個宋刻單經注本「構」「慎」缺筆，是避南宋高、孝兩朝之諱，而光、寧、理、度各朝之諱皆不避，故孟心史以爲孝宗時刻本。其卷三首葉有「松江府儒學官□」印記，卷六首葉有「至正二十五年（一三六五）正月」印記，卷十一第十七葉有「不許借出」印記，張菊老據此定爲「元時松江儒學官書」。厥後歷歷經明之章丘李中麓、清之真定梁蕉林收藏，乾隆時由梁氏後人進呈於四庫館，雖然受限於四庫全書的編修

體例，未被採納，但仍藏於清宮，故續古逸叢書本的牌記題爲「上海涵芬樓假內府本印行」。傅藏園云：「後忽爲人竊出，余嘗見數卷於張岱杉許，已離析矣，可惜之至。」^(一)張岱杉是該書流傳過程的目前可考見的終點，之後散亡，不復知其去向矣。

這個宋刻單經注本字體碩大古勁，撇捺長而鋒利，與宋刻浙本之醇厚、建本之精緻均顯然有別，屬於典型的蜀本面目（關於蜀刻字體之風格，衆說不一，或以爲近顏魯公，或以爲似柳誠懸，或以爲作瘦金體，總而言之，都呈現出開張恣肆的特點，不同於浙刻、建刻的整齊平正）。張麗娟曾取續古逸叢書本與孟子之元盱郡本、孟子注疏解經之越刻八行本、阮元刻明修十行本、阮元刻本校勘，^(二)結論是蜀本文字淵源甚古，與其他各本均無版本繼承關係，雖不免訛誤，但其有裨經義處亦所在多有。作爲目前可見的唯一一部單經注本孟子，其版本之可貴是不言而喻的。關於蜀本的源流得失，王耐剛兄考證極詳，特請其撰成後記，附於卷尾，供讀者參閱。

- (一) 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第一四〇頁上云：「孟子單趙注，真定梁氏有北宋本，後歸王侍郎之樞。」下云：「孟子注宋蜀大字本。此書清宮藏，曾借出影印，收入續古逸叢書中。後忽爲人竊出，余嘗見數卷於張岱杉許，已離析矣，可惜之至。」是自相矛盾。按上句係莫邵亭之誤判，下句才是傅藏園的補記，或有據上句懷疑此宋本後傳至王之樞處者，顯與史實牴牾，當仍以藏於清宮說爲可信。
- (二) 張麗娟宋代經書注疏刊刻研究第一〇五至一一〇頁，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三年版。

王靜安觀堂題跋選錄（經史部分）云：「宋本（即指蜀本孟子）每半葉八行，行大字十六，小字廿一，行款版式與日本仿宋大字爾雅（即指古逸叢書本）同。爾雅末有李鶚款，乃南宋監中覆五代監本，則大字孟子亦當是南宋監本。世均以爲蜀大字本，非也。」又云：「內府藏宋刊大字本孟子章句……與日本覆宋大字本爾雅注行款正同。爾雅後有李鶚書款一行，其源出於五代監本。此本避諱至孝宗，諱『慎』字止，而字體作瘦金書，當亦南渡後所翻北宋末監本也。……則此本非出祥符本也，而行款乃與五代、北宋監本同，頗疑徽宗時監中別有刊本，此本字作宣和體，殆從彼本出也。」後來的研究者經常引用這兩段跋語，於是不得不費苦心於調停其監本蜀本之說。其實問題並不複雜，由於迭經傳抄，變形嚴重，號稱覆刻的古逸叢書本爾雅與其祖本宋監本在面目上實大相徑庭，古逸叢書本的祖本今不可見，但其祖本的補版後印本仍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比對兩本，前者筆畫瘦硬，間架跳脫，後者筆畫豐腴，間架穩重，完全是兩種風格，所以古逸叢書本爾雅與宋本孟子的字體相似，僅僅是翻刻變形後的偶合，不能被用來作爲二者同出監本的證據。至於徽宗時監中別有刊本云云，則是靜安自知所謂瘦金書之字體與習見宋槧監本相去甚遠，難以自洽，故作無謂之推測而已，就更不足據了。張麗娟宋刻經書注疏刊刻研究曾比較日本靜嘉堂所藏周禮、中國遼寧省圖書館所藏禮記、上海圖書館所藏春秋經傳集解與續古逸叢書本孟子，確認四本行款版式統一，字體刀法一致，

都是典型的蜀刻大字本面目，果如靜安之說，此孟子非蜀刻大字本，則傳世蜀刻大字本經書更無一種可信，古籍版本學對宋蜀本的定義與認知也將被徹底顛覆。

對孟子章句版本的誤判不僅出現在上述兩則跋語中。二〇一二年滬上某君發表孟子趙注版本源流考述，抄撮著錄，用功亦勤，但其既將李中麓、梁蕉林先後遞藏之同一宋本誤判爲二書，又不知續古逸叢書本孟子即據李中麓舊藏之蜀大字本影印，竟以爲蜀大字本之原貌不可見，令人啼笑皆非。因知版本學雖然常被哂爲翻書皮之小技，也是暗藏風險，不宜等閑視之的。

當然，這個大字本孟子的版本源流現在仍難說「透底明白」，亡佚的宋槧蜀本、尚存的續古逸叢書本都給我們留下了懸案。根據張人鳳、張元濟與續古逸叢書的介紹，續古逸叢書本孟子作爲叢書的第一種，初版於一九一九年，但他未言及這個本子內部的變化。筆者曾就孟子一書，比較江蘇古籍出版社於二〇〇一年影印的續古逸叢書與上海圖書館所藏續古逸叢書民國印本，發現後者對前者的底本進行了主動的描潤修改。最突出者，前者各葉常有墨色不勻、筆畫輕微漫漶的現象（如卷七第八葉後半葉、卷十第六葉前半葉），後者各葉則墨色均勻、筆畫清晰。前者較爲完整地保留着底本所鈐印記，後者多已抹去，如卷三首葉前者有「松江府儒學官□不許借出」印記，後者完全抹去，卷六首葉前者有「不許借出」至正……」印記，後者抹去「不許借出」一行，只保留了「至正二十五年

正月」一行（這一行却比前者清晰完整），也有反例，如卷十一第十七葉前者有「不許借出」至正……」印記，僅存殘影，幾不可識，後者此處則更清晰完整。我們知道商務印書館曾將這個蜀本孟子先後收入續古逸叢書、四部叢刊初編，四部叢刊描潤底本習以爲常，不足爲奇，但續古逸叢書推崇存真，爲何內部也會出現兩種不同的孟子（一種不描潤或少描潤，一種大量描潤）？

孟心史校孟子是另一樁懸案。一九三六年一月，孟心史在北平圖書館館刊第九卷第四至五期上發表宋槧大字本孟子校記。這個校記是用蜀本校通行的阮元刻本而成，其中有幾條比較特殊。孟校：「身自織屨」，（蜀本卷六第十五葉後半葉第七行）「自」作「目」（根據孟校體例，前面的引文指阮刻，後面的異文指蜀本，下同），當是缺蝕。筆者按：續古逸叢書的廣陵本作「目」，上圖本作「自」。此條可進一步證明續古逸叢書本曾經有意描潤。孟校：「葛伯率其民」，（蜀本卷六第七葉前半葉第五行）「率」作「帥」。筆者按：廣陵本、上圖本實均作「率」。此條尤爲重要，因爲是專門出注，且後面都有補充考證，所以必定是孟心史所見原書如此，不可能是誤記或手民之失。他與故宮博物院來往密切（參見單嘉筠先父單士元從師孟森先生二三事），應該有可能目驗內府所藏宋槧蜀本原書，在宋本已佚且無法精確估量現存影印本描潤程度的情況下，此校勘記如果真的是依據宋本撰成，其文獻價值是無論如何推崇都不過分的（從孟校來看，續古逸叢書本疑似修改底本文字的地方很少），

但這一結論尚缺乏完整的證據鏈支持，故祇能視爲懸案。好在本次影印已將孟校整理後附於卷末，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藉此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本書附錄除孟校以外，還有孟子音義的士禮居覆刻本與通志堂經解本，二者與孟子趙注的關係及其彼此間的優劣得失已具載於王耐剛兄的後記中，故今略之。翻印民國時的舊影印本不能算是什麼創舉，但師顧堂的各位同仁確實爲編輯本書傾注了極大的心力，并在版本鑒別、校記整理等方面都發現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問題。面對歷經波折始臻完善的書稿，縈繞於我們心頭的，却不是反復修訂的疲倦或終得付梓的喜悅，而是想象中的商務印書館的前輩們初次取宋槧原書製版影印的樣子。希望這段跨越九十九年的書緣能夠承載我們對終身以護持古人心血爲己任的先行者的敬仰以及對那個古籍出版黃金時代的懷念。

二〇一八年四月一日 蔣鵬翔撰於湖南大學嶽麓書院

凡例

一 原書各章本無定名，前人所稱多異，今新編詳目，於各章章名統一取其文意完足之首句爲之。

一 本書附錄之一爲孟子音義，士禮居叢書本，附錄之二爲孟子音義，通志堂經解本。按士禮居本係覆刻宋槧，蜀本而成，源流可辨，通志堂本雖亦號稱自宋本出，然來歷不明，且多校改，故編次以士禮居本居前，通志堂本殿後，望讀者毋以士禮居本之成書晚於通志堂本而生疑。

一 本書附錄之三爲孟心史所撰宋槧大字本孟子校記。該校記係據民國二十四年國立北平圖書館刊第九卷第四至五號之排印本整理而成，并用作者所引諸書覆核，凡疑誤處皆以「編者案」之名義出脚注說明。

一 校記原無出文對應之刻本葉數行數，今補於各條出文上方，以便翻檢。

一 原排印本校記之出文凡經文皆頂格，注文則降兩格，今一律平排，而於各條行數下增「經」「注」字樣，以示區別。

一 校記中引用古典之異體字悉存原排印本之舊貌，不據覆核諸書修改。

一 校記多處引用阮芸臺孟子注疏校勘記，全引或節引原文者，加引號括其首尾；意引者不加引號，而於引文後空一格以示其終，庶便讀者分辨起訖。

一 校記底本用字不一，「訛」「譌」、「誤」「悞」、「注」「註」之類時或錯見，並無深意，蓋其時鉛字有限，故用同義異體者代之，今皆統一爲通行正字。